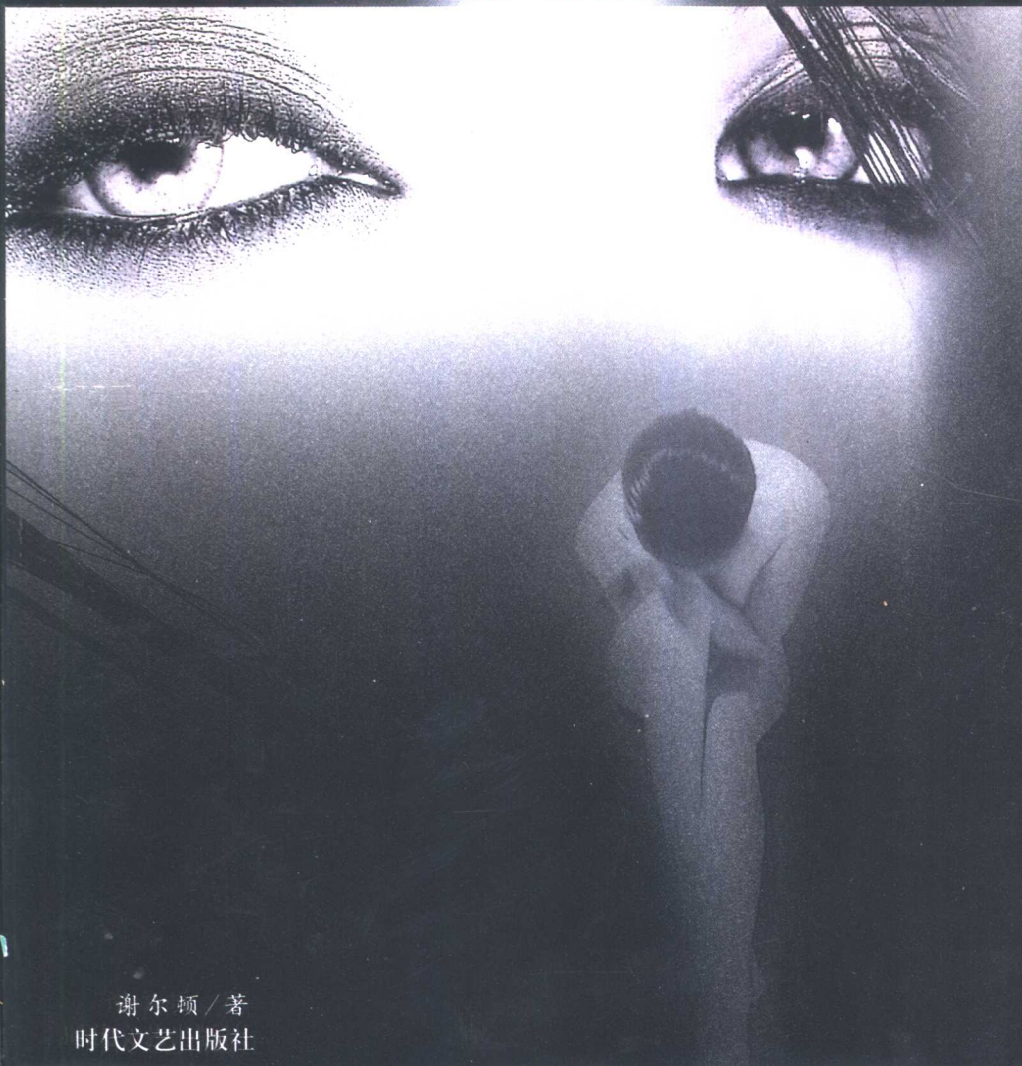


城市陷阱

美国本色：欲望、游戏、圈套和悲剧的黑色证明



谢尔顿 /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城市陷阱

CITY TRAP

谢尔顿/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陷阱/谢尔顿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8 重版

ISBN7-5387-0297-0

I. 城… II. 谢… III. 长篇小说-美国-通俗读物

IV. C. 936. 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5016 号

城市陷阱 City Trap

作 者: 谢尔顿

责任编辑: 刘德来

责任校对: 刘德来

装帧设计: 老 家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249 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0001-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0297-0/I·259

定 价: 23.00 元



目 录

第一部 财富和欲望

他疯狂地追求她、宠她、爱她，甚至为她买了一幢别墅：他深深沉溺在希妮身上了。

像她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有真情的，动了真情，那便是上帝惩罚她的时刻到了。

明晚11点半，把一万元放到都市机场258号信箱，钥匙也放上。不然，我可说不准，我们会继续给你和你的情妇拍电影，你的照片会四处传播，你的妻子、你通用汽车公司的顾客，还有报纸……

- 第一章 城市的诱惑 / 2
- 第二章 床上的阿拉伯数字 / 17
- 第三章 往事持久地蜇痛今天 / 30
- 第四章 “你经常这么干吗” / 51
- 第五章 切肤之痛 / 75



第二部 地狱或天堂

她知道,无论何时,只要她愿意,她都能利用她的容貌来改善自己的境遇,正如母亲早先所预言的那样。

就在希妮接受男人摆布的那刻起,她感到阵阵莫名的痛楚,直觉一下照亮了她的人生之路——女人为什么总是如此无奈地去接受某种的安排?

- 第六章 我该怎么办 / 102
- 第七章 梦或是流血 / 130
- 第八章 情欲还是牺牲 / 155
- 第九章 预 兆 / 183
- 第十章 青涩的诱奸 / 203



第三部 情欲与绝望

滚滚的人海中
有一滴水走来
温柔地对我低语：
我爱你，我不久将要死去，
我旅行了很长一段路程，
仅仅为了来看你，摸摸你，
因为除非见到你一次，我不能死去。
因为我怕我会失掉你
(可是最终我还是失掉了你)

- 第十一章 希妮的味道 / 232
第十二章 算 计 / 254
第十三章 陷阱内外 / 273
第十四章 绝 望 / 303
第十五章 落下梦的翅膀 / 326



City Trap

第一部 财富和欲望

第一章

城市的诱惑

“到底特律去，那里遍地是黄金和梦想！”

徘徊在汽车城的街头，希妮的心中交织着说不清的辛酸和喜悦。她是在午夜到达底特律的，从火车上下来，她的双脚一踏上这座城市坚实的土地，耳畔便响起了这句话，同时她眼前浮现起父亲临终前那满怀希望的眼神……

是的，希妮知道这座城市，即使父亲不说，她也在书本中见到过这座城市——这个写满亨利·福特兴衰血泪史的汽车王国，有人会没听说过它的名字吗？那他一定是个活在生活之外的人。

在美国，汽车已经多到可以使全国人口在同一时间里驾车外出，并且没有一个人需要坐在后排座上。而这些汽车，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个汽车城里制造出来的。

这是一个同汽车结下不解之缘的新兴城市，它刚刚兴建了豪华的复兴中心，这个年轻的城市的的确是到处都饱胀着机遇和梦想，可是，在它阳光灿烂的繁华之下，是否也暗藏着无限的危机和邪恶呢？

希妮不得而知，她只是遵从父亲的遗嘱来到这里。

希妮并不是美国人，她身上只有 1/2 的美国血统。她的母亲是个埃及女人。她出生在埃及和以色列交界的一个小地方，

那儿有个美丽的名字，叫作“泪谷”。希妮的父亲是个底特律的商人，他在一次偶然的旅行中来到泪谷这个地方，被它神奇美丽的风光吸引，便从此栖居，娶妻生子，劳作钻营开了。

去年，希妮的父亲因病去世，临终前瘦弱的父亲握住她的手，费力地说出了他的嘱托，也正是因为受了父亲的嘱托，希妮才万里迢迢来到这座美国北部的汽车城——

“到底特律去，那里遍地是黄金和梦想！”

希妮轻轻说出了这句话，她不禁抬头望了望霓虹交错的街道，一阵抑制不住的悲伤让她泪流满面……

16岁上，希妮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美人。一张完美的鹅蛋脸，鬓角上窄下宽，眼睛大而细长，脉脉含情。鼻子与前额构成一条直线，嘴巴大大的，双唇丰满而红润，非常漂亮，一笑起来，便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

她的身段儿更是美得无可挑剔，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她那对儿晶莹而饱满的乳房的话，相信即使是女人也无法从她身上移开视线。她的腿笔直而结实，臀部是饱满的圆，骄傲地向上翘起。当然，能欣赏到她美丽胴体的人是很有有限的，只有那些花得起大价钱的底特律大佬们才能有幸一饱眼福。更多的时候，希妮那身曼妙的曲线都包裹在层层衣物之下。可是，即使是这样，希妮仍然令人惊艳。

当她穿着经过改制的法兰绒长裙出现在底特律那布满暗陈煤渣的街头时，就会听到此起彼伏的唏嘘声：

“啊！耶稣基督——她又出来了，那个小姑娘，不，不，那个电影明星！”

“天，她简直是我的圣母玛利亚！我的天！我的天！”

……

一开始,希妮还会感到不好意思,她毕竟还只是个初来底特律的女孩子。当惊艳的啧啧声和贪婪的咽口水声向她袭来时,她会低下头,匆忙从人群中穿过。这惹得身后那些人更加放肆了。女人尖声笑着;男人们则放下手中的活儿,从亨利·福特汽车行里跑出来,冲着她远远地吹着口哨,间或夹杂一两句下流猥亵的粗话。

可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希妮在这座美国北部的工业重镇只身漂浮了6年。6年的时光,使希妮对于围绕在她身边类似的事件早已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

底特律的街头因着汽车业的日益发达而更加繁荣和嘈杂,人们也因为一夜之间的暴富或破产而变得更加贪婪而冷漠。惟有那铺满暗陈煤渣的伍德华德大街,在美国天翻地覆的工业革命中仍然保持着沉默,就像此刻在街头徜徉的希妮一样。她抿着嘴,一言不发地从街道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然后再沿原路返回。

她有心事。

这也难怪,二十几岁的大姑娘,谁没有一点心事呢?可是,希妮的心事却跟别人有点不一样,有那么一点的与众不同。

那个让希妮显得与众不同的人是个男人。当然是个男人。这世上能让女人满腹心事、茫然无措的除了男人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吗?

问题就在这里,那个叫作斯蒂尔的男人,兰可制造厂的工厂主,一个有着美满家庭和丰富金钱的中年男人。

希妮爱着斯蒂尔,就是这样。就如同那些街头演滥了的婚外情电影的故事一样。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给希妮带来困扰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叫作艾伦·兰麦。

艾伦·兰麦撂下电话,走出“豪华剧院”他那间设在前厅里的办公室。他的宝贝儿又在发脾气了,最近她总是在发脾气。艾伦手里一边玩弄着两只金属球,一边嚼着底特律特产的大麻烟丝,他来到了“豪华剧院”门前的大街上。

剧院的横匾下杂乱地竖着几个广告牌。这些广告牌经过日复一日的风雨侵蚀而显得斑驳陈旧,但这并不影响它上面宣传的内容:

放映成人电影,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

到这里来谈情说爱吧!

情人的天堂……

醒目的大字被漆成各种颜色,刺着来往行人的眼。

艾伦·兰麦有点漫不经心,他重新看了看屋子,心里盘算着:1、2、……6、9、12、26……一对情人正互拥着坐在角落里,或者还有几对儿在那边黑暗的大厅里。有许多空着的座位。他看见银幕上有点模糊的黑白图像,好像焦距没有对准,造成了视觉上的错觉,仿佛电影里的两个人沉在了水雾里——

水雾浴室。

一个黑发少女怯生生地推开门,问道:“这是女洗澡间吗?”

屋里那个男子站了起来,目光放荡不羁,浑身充满野性……

少女惊讶的大眼睛。

妙啊！艾伦甩了甩过肩的长发。呃？这么多的观众，他们买 10 块钱的票进来，大多是冲这场四分钟的戏来的。

先是那男子和少女相拥着在走廊的长椅里纠缠，接着便是两人在浴室里戏水的镜头。

这种电影通常还是用那套老方法来表现：让电影机转得比平常慢一点，于是图像便有了一种朦胧模糊的效果。艾伦正打算在一两天内再洗出几张照片，他那部“走向农场”的电影里要用到它。他低头沉思着，长发遮住了他高耸的眉骨，火红的烟头在他的指间不时闪亮。他看起来就像那帮芝加哥和洛杉矶的疯狂恶少。

艾伦·兰麦不是剧院的老板，他只是个经理。他那老板现在正在佛罗里达的鹿田海边，他每年都要在那儿过 6 个月：11 月到来年 5 月。剧院的一切事务都由艾伦包揽了下来，这可是他大捞油水的机会。通常一提票价，艾伦至少便可赚到一半。今天卖出了一百张，可交回 50 张票钱已经足够了。太容易找借口骗骗那个长住海边的傻瓜了。

其他的时间，艾伦大半是看电影，他对电影相当内行，偶尔自己也拍它一部两部的，内容也不外乎是色情，但他技高一筹，拍摄得极富艺术色彩，所以往往他的片子还不能算作下流电影。

艾伦走出大厅来到街上，朝南边的伍德华德街走去。寒风中他耸起瘦削的肩膀，双手搁到屁股后面，长发一直披到旅行夹克的领口上。

他漫不经心地在那儿来回踱着步，不时看看街面上飞驰过去的汽车和行人，像是在等待着什么——直到他发现希妮从街角儿那儿露面。

灰白线条相间的旅游车慢慢驶进伍德华德街。身着浅灰色

工装服、脸上戴着太阳镜的鲍比·夏尔从过道上站了起来，一步一步走过他刚才在车后清点好了的36个人头，朝车厢前边走去。这些人多数是一对一对的夫妻，还大多是中老年夫妻。这些旅游者戴着太阳镜，衣冠不整，看上去挺疲乏。

“左边那幢美丽的大楼是政府大楼。”司机拿起夹在衣领上的麦克，“前面那座雕像就是举世闻名的‘底特律精神’，雕像高约16尺，大约重16000千磅。现在你看到的是底特律河。”

汽车向左拐进了杰佛逊大街，车厢里许多脑袋抬起来向外凝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穿过这条路，就可以到达安大略湖边那座美丽的小镇温迪索，从那儿通过隧道或大桥就进入了加拿大，当然也可以轮渡。不过我相信大多数跑过去的人又会被送回来的。令人惊奇的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观点，加拿大竟被称做是美利坚共和国的南方。”

车厢前部，鲍比低头看了一下，迅速从上衣里掏出一支38mm口径的自动手枪，顶住了司机的耳朵根：

“麦克借我用用，伙计。”

司机回过头，顿时睁大了眼睛，慌乱中车子一下子冲进了一条小胡同，扬声器在后面急遽地响了起来。鲍比回头看了看那些一脸惊慌的乘客，又转向司机：“冷静点，伙计。一切都完好无损。请你把车子先向左拐，然后往右过三个街区，再左拐。明白了吗？请点点头。”

鲍比·夏尔从司机领上揪下麦克，转过身去，面对面地环视着两排闪闪的镜片和苍白的面孔。

“女士们，先生们。我想你们大概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吧。我敢保证，你们肯定希望我把这事儿处理得相当稳妥。因为你们知道，如果你们不通力合作，有哪个家伙想逞逞能的话，我会

挑下这畜生的脑袋扔出车外的。”他停住口，朝车厢后部看了看。

“当我作为导游领你们继续进行这座‘汽车城’的游览观光时，我的助手将会帮助我接受你们慷慨的捐赠。”

戴着太阳镜，一头金发披散在肩后的多琳，姿态优雅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手里拎着一只超级商场的购物袋。

汽车拐过街角，鲍比又用麦克命令道：“请自觉把你们的钱包、信用卡、手表、珠宝交给我的助手，当然别指望我们交还给你们。我们冒险上了这辆车，你们应付给报酬的。”

多琳张开口袋，不时从这边递到那边，不放过一个乘客，嘴里一迭声地说道：“谢谢，宝贝儿，上帝保佑你。谢谢，妈妈。……噢，我太喜欢这些耳环了，是真正的钻石吗？……先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还需要你的表，谢谢。……谢谢，亲爱的，以后上帝会与你同在的。”

汽车向北开进了犹太人居住区最繁华的街道，“请看左边，走过当铺和游泳池，就到了那家名扬四海的‘开奥斯’酒吧，你们肯定听说过它；一过凌晨2点，你就可以陪同你的夫人在那儿开怀畅饮，东西真是应有尽有。”说到这儿，鲍比又回身看了一下车厢。

“喂，先生，请把你的钱包放在那儿好不好？对，谢谢。”

他又俯身看了一眼窗外：“喂，先生们，看见街角那排房子了？那就是底特律一流水平、一流设备的旅馆和妓院，够劲！我们也是几年前才刚刚拥有了这些名胜。……给我录音机，还有牙刷……把那台彩电交给我的助手。”然后他又对司机说：“向右拐，到另一个街角，一直开到头。”

多琳快走到车厢前头了，已经收得差不多了。

“怎么样？”

“不赖。”多琳说，“还有几包毒品和一些旅行支票，真不赖！”

汽车一直开到了黑白相间的路障前。

鲍比·夏尔对着全车呆如木鸡的乘客咧了咧嘴，漠无表情地说道：“底特律真是个令人难忘的城市，你们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再见，祝你们旅途愉快！谢谢。”

司机和乘客眼睁睁地目送鲍比和多琳下车去。他们穿过长满青草的路堤，向“希瑞斯勒”街走去。在路中心等了一会儿来往的车辆，又飞快地跑上另一个路堤。一辆私人汽车正在那儿等他们。汽车驶过那些亟待重建的旧街区，到达一块绿荫茂密的幽静的去处：一座旧式公寓正隐匿在这儿。

这是一座陈旧的老式二层住宅，建筑还保留着老亨利·福特时代的风格。漆成白色的木板墙因长年风雨的侵蚀而露出了原本的灰败颜色，常青藤却因为人迹罕至而快活地疯长，它们几乎覆盖了整幢楼房，密不透风的暗绿和鲜艳活泼的新绿反倒使这座院落增添了韵致，越发地显得神秘而古朴，也格外地使不熟悉它的人不敢轻易地靠近。

鲍比和多琳一路相拥着来到公寓门前，这次的收获可谓不菲，可以让他们俩好好挥霍个把月了。鲍比搂着多琳来到公寓的门前，大门虚掩着，里面传出一阵细微的争执声：

“不，宝贝，我已经等得够久的了，再等下去我的头发都要等白了！”

是艾伦的声音。

“亲爱的，再等等，要知道，我还——我还没做好准备——”

是希妮。

多琳和鲍比相视一下，明白了二人争执的原因。

一阵长久的沉默。

“那么，宝贝儿。”艾伦换了一种口吻，缓缓地说道，“你是要违反我们当初定下的规矩喽？你要知道我并不想那样做。”

“不！你怎么能这样无耻！”希妮的声音因恐惧而变了调，听起来压抑而愤怒。

“我说过我并不想那样做，可是你太令我失望了。好了我的宝贝儿，我给你一天的时间去想个明白，明天这个时候我还在这里等你。”

说完艾伦起身离去，在经过鲍比和多琳的时候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在公寓的角落里，鲍比和多琳看到了蜷成一团的希妮。她怕冷似的蹲在那里，好看的长发在她的肩上一起一伏。多琳上前一步想去安慰安慰她，鲍比却拉住了她，两个人默默地注视了希妮一会儿，转身离去了。

他没像往常那样直接奔向那女孩的公寓。

自从结识了那女孩以后，他感觉自己像变了个人一样，他疯狂地追求她，宠她，爱她，甚至拿出一大笔钱为她在这里买了一幢私人公寓。

要知道，在底特律想找到这样一个尚未被开垦的土地是多么的艰难，尤其这块寸土寸金的土地傍着风景如画的伊利湖。每当黄昏来临，夕阳西下，他心爱的希妮就会在河畔那镀了金色的河柳下等他归来，他们相依相偎着在河堤的石头上亲吻、拥抱、他会把他棕色的头颅埋在她挺拔而温热的双乳间，并在那散发着少女馨香的怀抱里忘记一切，忘记工厂里永无休止的机器轰鸣与日间所有的纷纷扰扰……

斯蒂尔一个人坐在博利纳斯北部海滨的金色沙滩上。他趁工厂洽谈业务的间隙来到这里，打算做一次简单的旅游，舒松一下连日来紧张疲惫的身心。

他在玛丽纳租了一间小平房,从那里可以遥望到宁静的海湾、远处的索撒利托,以及停靠在游艇俱乐部码头岸边那随浪起伏的帆船桅杆。

这里并不是特别著名的景区,但是它却以自身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每一个来到此地的游客。曲折的海岸线在远处的礁石阻隔下若隐若现地向远处延伸,蔚蓝的海水在四周丘陵的庇护下永远显得平静与安宁,而在岸边那片一望无边的沙滩上,则到处停落着等食的海鸥。

因此,这里即使不是旅游的季节,即使还不是游人可以前来享受日光浴的清晨,也会有三三两两的游客来此独处,他们彼此拉开很远的距离,或坐或卧地享受这一刻属于自己的安宁。

透过太阳镜,斯蒂尔已经注意那姑娘一阵子了。她比他晚到几分钟,身上穿着单薄肥大的沙滩装,被海风一吹便紧贴在她身上,若隐若现地勾勒出她那优美成熟的曲线。

“为什么不脱掉那该死的衣服呢!”斯蒂尔凭他多年的经验判断,那件累赘的沙滩服下应该是个难得一见的尤物。

女孩儿仿佛听到了他心声似的,真的开始脱衣服了:蓝色的沙滩服下是件保守的金色连身泳衣。

“Shit!”斯蒂尔大皱眉头。这女孩怕不是从中世纪里爬出来的吧,她到哪弄来这样一身守旧的古董衣服!

可是斯蒂尔仍然无法把视线从那女孩身上移开。天!她那身金色的泳衣边缘天衣无缝地同她古铜色的肌肤连在一起,在清晨柔和的阳光照射下,她仿佛变成了一尊赤裸的雕像。她站在那里,在玛丽纳狭长的海滩上,若有所思地盯着蔚蓝的大海,海风吹起她金色的长发,在她肩上慢慢地飘扬;再慢慢地洒落……一瞬间斯蒂尔忘记了自己身在何方,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到了美丽的维纳斯。